

柔情劍蕩江湖

金庸

著



柔情剑荡江湖

全 庸 著

上 中 下

内容简介

本书描写“天龙帮”燕少玉和剑侠七煞玉女东海岛主的女儿姬凤仪恩恩爱爱、生死恋情。

复灭十二年的“天龙帮”一振天下，原“天龙帮”各派仇敌为绞杀再复江湖的“天龙帮”，纠集了全部力量。“天龙帮”帮主燕少玉身怀绝技，与各派仇敌展开了殊死的拼博。最后与东海岛主联手，平息了东海四十二个岛主的叛乱。

本书著作妙笔生辉，可使读者爱不释手，一读为快。

柔情剑荡江湖

一

艳阳当空高照，金风满山遍野，但却并无凉意、的确，这风太干燥了。

雁荡山，青葱茂密的树木，已抖尽了满身绿衣，几片黄叶，挂在枯枝上，临风抖怯，片片飞落，破烂苍凉，犹如一个油尽灯枯的老乞丐，大自然又在变幻了，秋，是多么的肃煞啊！

山下，飞云清江澈的碧水，尚在潺潺的流着，白涛拍击着石岸，似在为满山凄凉的景色哭泣；又似在为人间的不平而叹息。

山野是静的，但却并非没有生命存在，不是吗？山腰上，不是正有两条人影在缓缓地移动着了吗？

由他们那蹒跚的步伐，使人担心他们到底还能走几步。

那是一老一少，老的白发苍苍，面色苍白如纸，方正的脸庞，五柳长须，随风飘扬，浓眉虎目狮鼻海口，虽然目下连步伐都走不稳，但却仍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，使人望而生畏。

少的在老者扶持之下，年约三十上下长眉星目，直鼻方口，书生打扮，使人觉得他有一种大义超然的气质。

两人衣着，年龄、长相、甚至，连气质都有固然的差

别，但是，现在他们却有一个完全相同之处，满身血污，遍身鳞伤，几乎已体无完肤。

尤其，那书生，左胸上插着一柄青铜长剑，由露在外面的剑柄判断，那深入的尺寸，起码有一尺二寸长。

这，该是一处致命之伤，但是，是甚么力量支持着他，使他能保住一口气，而不甘踏上幽冥之道呢？

一片黄叶，打在老者脸上，发出拍的一声脆响，老者抬头看了看碧蓝天空，凄凉的笑道：‘今天是中秋了，唉！明年此时……’

垂死的书生，闻言精神突然一振，吃力的一抬右手，啊！他竟然还提着一包佳节礼物，他，吃力的道：‘是……的，今天是中秋——佳节，本堂没有辱命，我——我终于替，替帮主把礼……礼物买来了，虽然！前后之别，是……是如此的大……’

由于说话太过费力，话落竟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大口鲜血。

白发老者平静凄凉的脸上，掠过一丝悲愤之色，轻拍着书生的肩膀，道：‘朱堂主’忍耐点！我们，我们就快见到帮主了！

书生仰天大笑了一阵，凄厉的道：‘晁堂主，你放心！在！……在未见帮主之前，天不能夺我的命，鬼不能勾我的魂，因为，因为我死了也不甘心。’

白发老者虎目中缓缓滚下两颗清泪，振声厉笑道：好好好，朱堂主，够义气，不亏帮主善待我们一场，哈哈……

书生星目电扫了四周一眼道：‘本，本座唯一遗憾的

是，未能在帮主用人之际立刻赶到，像他们一样，流干最后一滴血’，话落向四周一指。

白发老者，向四周一释 只看，那里四散躺着不下三十具尸体，残肢断臂，血流满地，惨不忍睹。

白发老者，苍白的脸上，浮出几条不易发生的线条，仰天嘶声道：‘天啊！天，你有眼睛吗？你睁眼看看啊！难道人间真的已不在需要扶弱济危的正义之士了吗？’

随着那嘶哑的声音，两行清泪，已然顺腮而下，这一刻，就只这短短的刹那，他，似乎更苍老了。

书生凛冽的一笑，道：‘晁堂主，不要怨天，帮主是从来不怨天由人的，我们敬他，就该学他天龙帮，每一个弟子，都要靠他的双手树立本帮的威信，只要有一口气在’。

白发老者苍凉的点头道：‘朱堂主说的是，老夫老了。’

这时，他们已登上峰顶，这是一块方圆不到三十丈的草地，地上躺着二十多具尸体，他们死状虽然不同，但却有一个同样的动作，头朝着中央，四肢仆伏，显示他们在死前，仍想爬到中央。

峰中央，一块其圆如磨的大盘石上，此时正坐着四个人，两男两女，右侧那男的，年约三十上下，剑眉星目，直鼻朱唇，气度轩然高华，虽然，他脸色苍白的已近于死灰之色，但星目中仍然透出一种逼人的威严光芒，使人不敢逼视。

他身侧坐着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美貌女孩子，她，美如玉女般的眸子中，正闪射着无比忧愁的光芒，但是，她那樱桃小嘴上，却绽着笑意，也许，她想使她忧患悲愤中

的父母，知道她仍很快乐的，可是，她却不知道那勉强逼出来的笑意，是多么令人心碎。

左侧，是个看来年约二十八九岁的美艳少妇，她怀中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，美目中，正浮着莹莹的泪光。

盘石之下，围坐着十五六个身带重伤的人，他们的年龄从二十到七十，不一而足，个个脸上，都充满了悲愤之色。

白发老者，一见这种凄惨景象，心中一阵酸楚，脚下一个踉跄，几乎跌倒地上，嘴中喃喃地说道：‘龙游七海，威震云天’而今呢？’

书生吃力地一挣，挣脱老者扶持，跌跌撞撞的向前走了四步，然后恭身立地，高呼道：‘朱天鳞叩见帮主夫妇金体万安！’

白发老者，也连忙止住悲愤，长揖道：‘晁刚叩见帮主夫妇万安！’

石上中年书生，一见二人，不由仰天浩然一叹道：‘蠢材，蠢材，我天龙帮从今以后，便真的被那群狼心狗肺的东西瓦解了，你们，你们来干甚么？’

痛惜中，充满了怒意。

二人闻声突然噗的跪地道道：‘帮主待我两个何以如此不平？’

书生闻言一震，道：‘我燕杰那点待你们不平？’

晁刚道：‘他们是天龙帮弟子，我们也是天龙帮中弟子，为甚么帮主准许他们为本帮流出忠贞之血，而不准我们流？’

书生燕杰仍怒气未息的道：‘我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

俩身上，却没想到你们竟然也自投落网了，好恨啊！好恨！’

白发老者闻言，竟然大笑道：‘哈哈……帮主，天龙帮，过去在江湖上何等威望，帮主功力，所向无敌，而今仍不免沦落至此，我这一老一少，何德何能，如何能重振吾帮神威，就算是偷生一时，也就如灰鼠一般，东躲西藏，败我天龙威信，帮主，你曾教弟子等，生不足惜，死不足惧，视仁义之所在而定生死之取舍，而今，卑职等自信做到了。’

燕杰闻言，脸上肌肉猛然一阵抽搐，仰天狂笑一声道：想我燕杰何德何能，仰无已对在天父母，平无以谢知交好友，俯不能保妻子儿女，今日身遇奸人计害，连累数百条人命丧生，而你们却仍不弃我，你们叫我燕杰好生憾颜啊！’话落脸上已滚下两颗珠泪。

朱天鳞道：‘帮主，本座第一次落泪了，我，我可以过去吗？’

燕杰点头，道：‘你们都过来吧！三老虽然已给我服下剧毒，但我在未死之前，那批鼠辈，不致于敢上峰来。’

两人齐声道：‘谢帮主宏恩。’

白发老者爬了起来，朱天鳞一站没站起来，突然仆倒地上，燕杰道：‘快扶他起来！’

朱天鳞闻言厉声道：‘不要扶，通天玉狮朱天鳞，决不在帮主面前假借他人之手而行，虽然，虽然晁兄曾扶持我一路……’话落竟以四肢向燕杰爬来。

木屑碎石，划破了他的衣服，擦破了他的肌肤，他却浑如未觉，由他那急促的呼吸，使人体会到，死神的手，

似乎已伸到他身边了。

近了，更近了，但却越爬越慢。

燕杰，用软弱的双手，拉着石角，由盘石上滚了下来。恰巧落在朱天鳞身边，伸手拉起他，狂笑道：‘哈哈……通天玉狮……你看，我的泪是否比以前更多了？’

美艳少妇，轻拍着怀中的小男孩，低声流泪道：‘玉儿、玉儿，看看，那是你昨日威震九州的爹爹，那是你昨日叱咤风云的朱叔，而今他们连凡夫都不如了，你！小玉儿，你知道是谁赐给我们的吗？’

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看看那边，再看看母亲，白嫩的小手，轻轻的替他母亲拭着脸上的泪珠，哄道：

‘娘，不要哭，玉儿会听你的话的，你叫玉儿怎么做，玉儿一定怎么做，不要哭了嘛！’

挚诚天真的儿语，刺伤了年轻慈爱的母心，她，泪流的更多了，但却不住的点头轻吻着这个幼遭巨变的稚儿。

通天玉狮抬起充满泪光，涣散无神的眸子，吃力的笑道：‘帮主，你在哭，不是笑，天龙帮天龙帮真的完了，我恨，我恨苍天无眼。’

话落突然提足全身力气，猛一转身拔下胸口长剑，一道血箭，直射出五尺多远，木然的回头注视着心目中敬爱的帮主燕杰，无力道：‘我在流血了，但是，这血，这热血却洗不掉天龙的恨，我……我……恨……苍天……无……无……’终于，他没有吐出那个‘眼’字便含恨而殁了。

残阳已下西山，明月刚上山头，银辉虽代替了烈光，但却仍照着这破碎凄惨的峰头。

燕杰心口一阵闷痛，心知那时辰已快到了，他麻木失神的望了爱妻一眼，道：‘凤妹，时间！时间已快到了。’

话落突然转脸注视着身边爱女，慈声道：‘芬儿，为父就要去了，此峰四周已被外公与血云帮以及三山五岳的人所困，冲是冲不出去了，芬儿……’

话说到此，便再也接不下去了。

枯林中，已有无数的人影在晃动，昏暗的月光下，看来犹如地狱放出的鬼魅，令人心寒。

小女孩惨然一笑，突然鼓足勇气抬头道：爹爹，芬儿知道你的心意’。

话落盈盈跪了下去，朝双亲行过九叩大礼，伸手抓起地上一柄长剑，流哭泣声道：‘爹娘，芬儿先走一步了’。话落美目一闭，但见银光一闪，血光已如瀑布般的从她喉间喷出，一个跪着娇弱之躯，颓然的伏倒地上。

小男孩惊呼一声，道：‘啊！姐姐，姐姐！’

哽咽不能成声的母亲，紧抱着怀中欲冲出的幼儿，嘶声道：‘玉儿，玉儿，不要去，乖乖不要去，你姐姐，已到另一个没有纷争的世界去了。’

小男孩哭道：‘不是，不是，姐姐死了！我要姐姐……’

这时，峰上已出现了三个白发老者，昏暗月色中，看不清他们的面貌。

美艳少妇一拉怀中幼儿沉声道：‘玉儿看清，看清那三个人，他们，他们都是你的外公，但是，他们没有半点人性，为财、为名，他们下毒手害了你父亲，使他不能保护我们，以及指挥帮中许多叔叔！以至于，他们全都在红云

帮及些三山五岳，黑山白水的狼子手中丧命荒野，认清他们，认清他们……顾天可怜，放我燕家一条孤魂。’

小孩不再哭闹了，他‘虽然看不清那三个人，他虽然不太了解人间的生死离合，但是，由母亲的语气中，那充满了仇与恨的话声中，他已有感染，那双清澈的眸子中，也透出了可怕的仇恨之火。

峰顶又跃上了十几个人，他们右胸上都划有一朵，小小的红云。

美艳少妇凝眸注定燕杰道：‘杰郎，答应我，让我试试，让我试试。’

燕杰凌厉的目光，扫了四周一眼，终于颓然 的道：‘凤妹你……你下手吧！’

美艳少妇从地上拾起一柄短剑，然后扶起怀中的小男孩朝燕杰叩了头，低声哽咽道：‘玉儿呀，拜别为娘吧！’

小男孩闻言惊骇的搂住少妇，道：‘不，不，玉儿不要离开娘，娘，玉儿以后会乖的，一定乖的……’

美艳少妇，闻言登时泪如雨，灰白颤抖的嘴唇，不停的吻着孩子脸上每一个部分，每一滴泪珠。

峰边上的人，越来越多了，而且，他们似已看清了局势，开始向中央逼来。

美艳少妇猛然把心一狠，一把将怀中幼儿推开，纤手一扬，那柄短剑已闪电插入孩子的左胸口上。

没有痛哼，没有鲜血，小男孩便默默的躺下去了。

燕杰凄凉的道：‘凤妹，他们会看破的！’

美艳少女挥手一抹脸上的泪痕，颤声道：‘顾天可怜，燕郎，为妻的先走一步了。’声落，一头撞在燕杰身前

石上，脑浆迸流而亡，但，她那慈母的双手，却自然的压在女儿身上，凄惨哪！

晁刚望了木然的帮主一眼，突然大声道：‘帮主，晁刚拜别了！’

话落跪地一拜，自碎天灵盖而亡，好忠哪！

接着，岩石周围的弟子，群起拜别，相继自刎于帮主面前，好义哪！

燕杰，没有阻止他们，也没有说一句话，嘴角上挂着一丝苍凉的笑意，静静地，静静地踏上了他人生的最后归途。

峰缘响起一个夜鸟似的声音叫道，天际神龙燕杰，你往日的威风那里去了？哈哈……

另一个声音道：‘他已经死了，吴香主，我们过去吧！’

‘你过去看看！’

‘大家一齐去。’

于是，群奸试探着，一步一步的向中央走去，他们，虽然明知剧毒的威力，但却谁也不敢独自前往。

终于，他们到了，那夜鸟似的声音，奸笑道：‘哈哈……雁荡三老，你们是第一功，要非你们下毒，谁能敌得过天际神龙，要非八月中秋，又谁能一网打尽天龙帮徒众，今后，雁荡山下，百里之内，一切财源，全归你们雁荡三老，王狮子一对，改日送上，这是敝帮主之命，各位三山五岳的英雄，改日敝帮将具帖相请，以酬今日之功。’话落，扫了‘天际神龙’燕杰坐尸一眼，冷哼一声说道：‘哼！你他妈的死了还瞪着两个眼睛骇人，与我躺

下。’话落，一掌把燕杰尸体劈倒石头上，看起来倒是威风十足。

‘喂，看看还有没有断气的。’这是雁荡三老，老大的声音。

‘对对！斩草要除根！’

就在这时，峰下突然冲起一道光芒，雁荡三老见状面色大变，回身奔跑道：‘快走！晚了谁也没命了，现在已初更了，朝阳神叟与鸣凤老人快到了！’

‘啊！甚么，朝阳，鸣凤……’

群奸谁也没有勇气再称英豪了，登时，滚的滚，爬的爬，没命的向峰下奔去。

就在群奸下峰不久，峰顶两侧，突然同时轻风般的出现了两个老者，由他们站的方位，可以判断得出，他们并非来自一个方向，但却同时到达，谁也不差谁一步。

右侧的是个青袍老翁，白发白眉，长须过胸，圆脸如火，精日生光，矮胖身材，看来一团的和气，倒有些像画中的葛衣仙翁超然出尘。

左侧那人，也是白眉白发长须，但却瘦如长竿，双目深陷，脸上有股阴沉肃煞之气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右侧老者轻笑一声，道：‘我们仍然同时到达。’

瘦长老者阴沉沉的道：‘但这次却不像去年中秋一样，我们需要留下一个来陪陪地底下的这些人。’

矮胖老翁毫不动容的扫了一下尸体一眼，笑道：‘有理有理，那龟龙之丹你可会得到？’

‘你那火狸之丹呢？’

矮胖老翁举步走到岩石前面，探手入怀掏出一个火红

色，大如鸽蛋的圆球，丢给走来的瘦长老者道：‘你看看是真是假！’

瘦长老者看也不看一眼，抖手丢出一个月白色，大小相同的圆球道：‘你也看看！’

矮胖老翁接在手中，顺手放在岩石之上，然后从怀中掏出一个鹅黄色，宽约五分的彩龙玉环，道：‘我拿出生环，你也把死环拿出来吧！’

瘦长老者阴沉沉的一笑，也掏出一个同样色调上雕彩凤的玉环，连同火狸丹放在岩石上，道：‘今夜胜者，既得阴阳二丹，也得生死双环，必将天下无敌，嘿嘿，值得一拚，嘿嘿！’

矮胖老者笑道：‘有理有理。’

说话间，低头向后退去，突然，他惊叹了一声，双目盯在地上，心忖道：‘世间竟有这等的美质，天赐，天赐！’思忖间，嘴角上不由浮出一丝笑意：‘喂，老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’

矮胖老翁闻言一怔，连忙抬头道：‘我把那些全都送给你！我们不要争了怎么样？’

瘦长老者闻言一动，心忖道：‘那有这等便宜事，这中间，只怕有诈。’

转念间，抬眼冷笑道：‘老夫可不领你这个情，快点！’

矮胖老翁道：‘当然老夫不会平白送你，我有个条件。’

‘甚么条件？姑且谈谈看。’

矮胖老者知道骗他不过，当下道：‘这些死尸由我处

理。

这两人都是当今世高人，心机当然也全高人一等。瘦长老者闻言心头更疑，双眸闪电般的向地上一扫，突然惊啊了一声，把目光射在那小男孩苍白的脸上。

矮胖老者见状一急，急忙俯身去抱，那知，瘦长老者动作也不慢，就在矮胖老者才抱起之际，他已抓住那小男孩一只手，阴笑道：‘七阴，七阳双派俱有，乃千年难见之才，见者有份，你休想独吞。’

矮胖老者脸上笑意刹时消失，冷冰冰的道：‘老夫已说过那些奇珍异宝全归你，一日之差，普天之下将再无人能敌你；又何苦跟老夫争这个半死的孩子呢？’

瘦长老者阴笑道：‘老儿，你别想，老夫再强，已是年事过百之人，有生之年有限，老夫一死了，天下将成为你的后人了，免想，过来！’

话落拉着小男孩的手向岩石走去，伸手摸着那只彩凤环，也不知他怎么一弄，那玉环突然‘铮然’一声，变成一柄长有两尺半，薄如绢纸的长剑，只见他一抖手，向小男孩手腕上一压，拍的一声，一个彩凤玉镯，已扣在小男孩手腕上，抬眼道：‘这一半是我的了。’

矮胖老者怒道：‘老儿，你怎么这么霸道，人怎么可以分成两半？’

瘦长老者冷笑道：‘你叫他半边血脉正流，我使他半边血脉倒流，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，各教自己的一半，步法，我们可以合演一种教他，老夫就吃点亏，从此不与你争长论短，这些东西，也全给他，要不然，老夫就一掌将他震死，咱们谁也别想得到。’

矮胖老者深知此人为人阴狠，正邪不分，心忖道：‘也好，也好，我俩合传一人，今后武林，就谁也不用怕谁的弟子了，两个就是一个。’忖能道：‘就这样吧，老夫吃亏，只这，你那个弟子人呢？’

瘦长老道：‘他资质不够，将来只能随侍这娃儿了’，话落拾起石上珍宝交给矮胖老者，道：‘你拿着这些，抱着娃儿，既收他做徒弟，就得把他父母埋葬，将来也好有个好印象’。话落举起那块重逾一万斤巨石，飞奔而去。

矮胖老者笑了笑，自语道：‘这些命，将来要多少人抵债呢？’话落飞身急追而去。



自然轮迴，人事变换，生生死死，循环洗劫着苦难的人间，有几个智慧的人，能看破足下的红尘三千呢？

又是中秋的时候了！瑟瑟金风已吹尽树上的枯枝黄叶，重给人间带来了萧条与苍凉，多肃煞的秋天啊？

此地，是飞云壮东的翠松岭，也是这遍地黄叶中，唯一的青葱地带，也是唯一有生气的地方。

此时此地，确正进行着一件惨绝人寰的杀人勾当。

只见，七个白发苍苍的老农，正在汗流浹背的以颤抖的手臂，挥动着锄头，各自挖掘着身前一个长有七尺，宽约三尺的土坑，由那挖掘的深度，可以知道他们是才动土，那么，为什么他们会汗流如注呢？

在七个庄户老农周围，散立着七个凶神恶煞般的汉子，个个神态轻松而冷酷，正在谈论着一些不关紧要的事